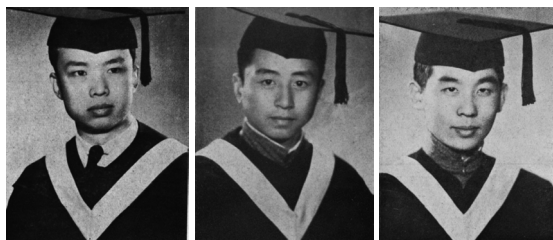


父亲赵泽同的相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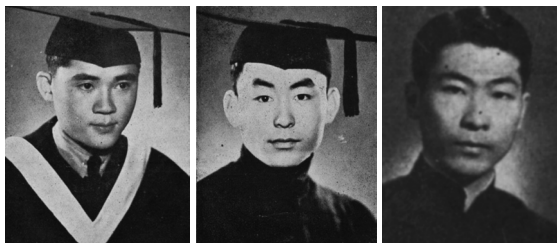
○赵振嘉 赵振第

父亲赵泽同（1914—1976）有一部相册，这是他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。此外，在遗物中，我们还找到了几封历史书信：一封是父亲的清华同学唐宝鑫的亲笔信，他回忆了和父亲的友谊，也记录了一段“一二·九”时期的宝贵历史；一封是父亲写给他的舅父言申夫的，舅爷爷知道父亲在地震中遇难，痛心非常，他对父亲的才华非常赏识，将父亲写给他的信加了批语后寄给我们，留作纪念；还有一封是刘曾复先生寄给父亲的信，这封信是唐山地震当天，1976年7月28日寄出，其实当时父亲在早上已经遇难。地震时所有信件都送到居委会，这是我在多日以后在居委会一大堆信件里找到的，父亲没有看到这封充满情致的信。刘曾复信中称呼“廿五”，信末落款“圆直”，这是两位学友给自己起的雅号。现在我们决定将相册和3封信一并捐献给父亲的母校清华大学档案馆，若能对校史记录起些许作用，父亲一定很欣慰。

父亲赵泽同1914年生于保定，浙江吴兴人，号与侯。早年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，1932年从天津南开大学肄业，后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，1936年毕业，是八年级毕业生。清华1936级人才辈出，在校期间，他与学友刘曾复、唐宝鑫、胡家驹、索天章、谭允义等诸位学长交好甚厚。同为1936级的校友陶葆桢，是陶葆楷先生的妹



左起：赵泽同、胡家驹、索天章



左起：谭允义、唐宝鑫、刘曾复

妹，她后来成了我们家的姻亲（我母亲孙翹是陶葆楷夫人孙宜的妹妹）。

有一件事，足见父亲和学友的情谊，唐宝鑫的信里，记录了一个历史故事：1936年2月29日，北平反动军警到清华逮捕青年进步学生。当天晚上，留校学生大部分躲避在校体育馆内，后被军警发现，强制驱散，但出体育馆必须自报姓名、学号、宿舍号、家庭住址等。警方手中有进步学生黑名单，唐宝鑫听说他的名字就在黑名单上，他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，忽然想起父亲那天离校进城了，便冒充赵泽同的名字，说自己的学号是1608、宿舍新斋802，等等，与特务军警手中的名单对赵泽同的记录分毫不差，唐宝鑫这才躲

过一难。“七七事变”以后，父亲和学友们都已毕业，唐宝鑫从北平逃难到天津。当时父亲在天津兴业银行上班，爷爷家住河北路明园，是一栋独立小楼。唐宝鑫找到父亲，父亲了解情况后，请爷爷为唐宝鑫单独腾出一个房间居住。

父亲1936年清华毕业后，先在上海浙

江兴业银行供职，193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唐山开滦矿务局，从此以后父亲就一直没有离开开滦煤矿。可以说，父亲为开滦贡献了一生的精力和才华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。当时矿务局完全是英式管理，对英文的要求相当高，父亲得益于在清华上学期间有很好的英文功底，顺利进入

开滦管理层。曾经担任开滦煤矿高级员司、副总会计师，还担任过地土亩处副处长。为了开滦煤矿扩建，多次代表开滦矿务局和地方政府谈判，征用土地。我在唐山市档案馆查到相关原始档案文件记录了这些历史。

1949年到1966年，父亲一直担任开滦煤矿副总会计师，1951年响应国家号召，自己主动要求降薪。1968年，父亲因为“历史问题”被隔离审查，下基层煤矿，下井劳动。我母亲孙翹想不通，郁郁而终……这事对父亲打击很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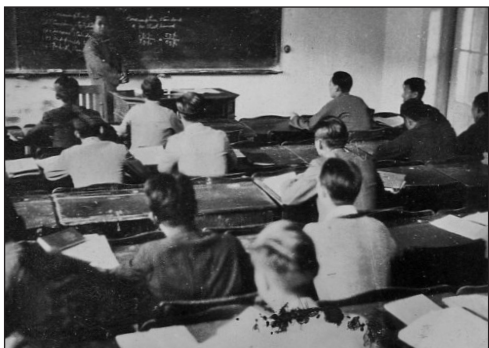
父母都热爱京剧，常常同登舞台表演京剧，在开滦是很出名的一对情深伉俪。在家里也常常看到他们边做家务边唱



30年代清华女子排球队



经济系男排对战外语系之前留影



课堂上



清华校车

京剧，这是我和姐姐最大的享受。我和姐姐也因为耳闻目睹，从小喜欢京剧。回忆和父母在一起的快乐生活，常常使我潸然泪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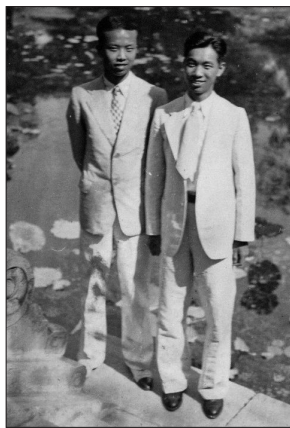
当父亲解除隔离审查，回到没有母亲的家，心情落寞。但是仍然认认真真上班、工作。到1974年，父亲所有冤假错案都得到改正，得到公正对待，家也重新搬回原来住处。

父亲在开滦这几十年的辛勤工作，任劳任怨，忍辱负重，宽厚待人，完全得益于母校清华对他的培养教育和熏陶，因为清华的校训就是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。他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本来有很多设

想，然而就在他刚刚退休一年多，1976年7月28日，唐山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夺去了他的生命……幸存下来的我们，至今想起来仍然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儿，为他的生命止于此而深感痛心和万分的遗憾。我想，清华八级学友中殁于唐山大地震的也仅此一人吧！

父亲生前和级友联系最多的就是刘曾复先生，他们两人同岁。刘老于2012年去世，终年98岁，他们二人的友谊源于京剧艺术。刘老是京剧界的老专家，非常了不起，无所不晓。我父亲生前也酷爱京剧，无论是在清华上学时期还是在开滦工作期间，他都上台演出过。父亲工小生，唱过很多出戏，扮过如周瑜、吕布、杨宗保等角色。两人联系，主要是书信来往，最多时一个星期就通两次信，内容主要聊京剧，谈心得体会。刘老和我父亲都是十分谦虚的人，他们的交情真是君子之交。那时正是十年动乱时期，两位长者也算是互相鼓励共同前进吧，可惜往来书信都毁于地震。

父亲对自己的弟弟们要求很高，抗战爆发以后，他鼓励二弟赵泽丰，一定要在清华完成学业。二弟是清华十级经济系学生，在西南联大完成学业，后来是上海秒表厂总会会计师。四弟赵泽隆，从燕京大学毕业，



老友自保定来清华玩，于水木清华留影（1936夏）



大礼堂前



父亲赵泽同和母亲孙翹



赵泽同(右)与刘曾复于北海公园(1962. 11. 14)

跟随老师和同学步行到重庆、昆明，随后赴香港，后任香港《大公报》副总编辑，一直是共产党和《大公报》之间的直接联系人。

此相册一部分照片在“文革”期间被父亲亲手毁掉，是因为他担心毁在造反派手里，不如自行了断，但风暴过后却又留了下来。这些照片大地震中随父亲遇难，埋在瓦砾之中，我把它从砖瓦废墟中扒了出来，历经磨难，弥足珍贵。

这是父亲最珍爱的相册，他一辈子对清华的深情，从对相册的精心布局和详细说明，足以显现。现在我作为亲属把相册捐献出来，让这本相册回到母校怀抱，让远游的学子回归母校，也算了却了父亲的心愿吧，他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，这也是对他的最好纪念。

(2017年5月31日初稿，2018年6月27日修改稿)